

九八年早餐開示—談自己對淨土法門如何生起信心（共一集） 1998/8/18 新加坡淨宗學會 檔名：20-013-0092

昨天講到對培訓弘法人才的期望。佛法能不能復興，能不能久住世間，能不能利益社會，利益一切眾生，都靠人才。佛法裡面把人才稱作菩薩，「菩薩」這個名稱就是真正覺悟的人，明白一切事理，願意犧牲奉獻，捨己為人，這樣的人無論是從事哪一種行業，無論是過的什麼樣的生活，在佛法裡面都稱之為菩薩，所以菩薩並不是專指出家人。可是出家的佛弟子，他的職責就是要做一個犧牲奉獻、捨己為人的榜樣，如果他做不到，那就有虧職責。所以出家人是直接傳承佛陀教育的人，這個教育是服務的教育，決定沒有自私自利的意念，這樣才能夠符合佛陀教學的精神。

下面問：是什麼推動力，使老法師精進一生弘揚淨土法門？

這個話說來長，我最初認識佛教是方東美先生介紹，我是從哲學裡面進入佛法的。方老師當時告訴我，佛法是全世界哲學裡面的精華、哲學裡面的最高峰。但是在整個佛法裡面，哲學講得最多、最圓滿、最究竟，他認為是性、相兩宗，我受他的影響很深。方先生教我的時候他才四十多歲，他告訴我他研究佛學的過程，是在抗戰期間，他生病在峨嵋山養病；他說在山上報章雜誌這些書籍都沒有，只有佛經，所以有機會讀到佛經。這是偶然的一個機緣，看到佛經裡面有這樣豐富的寶藏，他感覺得非常驚訝！他讀誦研究也非常的認真，許多大乘經論裡面的經文，他都能整段的背下來，使我們這些出家人感到望塵莫及，他那麼熟悉。所以我在初學的時候，對於性、相兩宗就特別留意。

性宗主要的典籍是《般若》，相宗則是法相唯識，大家都知道

它的基礎經典是六經十一論。論典裡面特別重要的是《成唯識論》、《瑜伽師地論》，經典裡面包括《華嚴經》；我是從《華嚴》裡面認識淨土的。雖然在這之前有懺雲法師介紹，他介紹我讀《彌陀經疏鈔》、《彌陀經要解》、《彌陀經圓中鈔》，這是《彌陀經》三種最權威的註解，這是他介紹給我讀的；另外介紹我讀《印光大師文鈔》，我讀了這些東西，對於淨土才有個概念。過去對淨土是排斥，很難接受，讀了這些東西不排斥了。以後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是印光大師的傳人，專修專弘，我跟他學講經，深受他的影響。對淨土雖然生起信心，但是並不是堅固的信念，所以對於大乘的教理，還是非常熱心來研究探討，淨宗沒有專注。

這些大乘經我確實有偏愛，在台中完成《金剛般若》，《金剛般若》我學了一年，完成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學了三年，以後開始研究《華嚴》。《華嚴》我聽李老師講了一卷，第一卷，聽完之後我在台北弘法的機緣成熟，我在台北就開講《華嚴》。而且《八十華嚴》跟《四十華嚴》同時開講，在《華嚴經》裡面得到的啟示。特別是《四十華嚴》五十三參，也讓我突然之間醒悟過來，仔細觀察文殊、普賢修什麼法門？在《華嚴經》上看到他們念佛求生淨土，這使我感到非常驚訝。因為文殊是性宗的象徵，性宗是講般若智慧，性宗的鼻祖他求生淨土，那這就不是平常事；再看普賢菩薩，有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。再回過頭來看看善財童子，他究竟修什麼法門？善財可以說是文殊得意的門生，入室的弟子，當然承老師的衣鉢，老師求生淨土，他能修別的法門嗎？

所以仔細去觀察果然沒錯，第一參遇到德雲比丘，《四十華嚴》叫吉祥雲比丘，教他念佛法門。我們現在念佛堂規矩就是根據這個建立，以繞佛為主，累了才叫你止靜休息，或者是恢復身體疲勞讓你拜佛，以繞佛為主。我們在《華嚴經》上看到，德雲比丘所修

學的就是一般講「般舟三昧」，專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。他在排列順序這在第一，第一代表什麼？先入為主，末後普賢菩薩導歸極樂，一個是開頭，一個是結束，始終不離念佛。我從這個地方，對於淨土法門奠定了信心，這才恍然大悟，然後再留意淨土教，對於淨土的經論，祖師大德的註疏，細心的閱讀。這麼多年來重複的講演，每一種都講了很多遍，我講《無量壽經》這一次是第十遍，遍遍境界不相同。這樣逐漸契入才真正明瞭，一切諸佛如來，度眾生成佛道唯一的一個法門。佛說其他法門，是眾生聽了這個法門不能完全相信，佛才開其他法門；開的法門雖多，到最後都引導你歸到這個法門。

我自己本身就是個例子，懺雲法師、李炳南老居士勸我，勸我的話非常懇切，我不能夠死心，不能夠專注，一定要在大經大論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才知道這個法門殊勝。然後連《華嚴》我都放下，因為我知道《華嚴》最後導歸極樂，到極樂《華嚴》才圓滿，如果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《華嚴》最後還是不圓滿。古德講，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皆是《無量壽經》的導引，這話說得對，正確，引導你歸《無量壽》。我才把所有經教統統捨棄掉，專修《無量壽經》，專弘《無量壽經》。而《彌陀經》裡面，蓮池的《疏鈔》，蕩益的《要解》，太殊勝了；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等於小《華嚴經》，蕩益大師的《要解》，真正是把諸佛菩薩的心意說出來。我也講了好幾遍，《疏鈔》講過三遍，《要解》也講過很多遍。要了解得透徹，認識清楚，我們這不是迷信，這是有理論依據，有事實的依據，堅定信心，知道這個法門，能夠救度現前亂世的苦難眾生，佛經裡面講「五濁惡世」，現在是濁惡到了極處。我們要希望一切眾生，真正的破迷開悟、離苦得樂，那只有這個法門能夠立刻見效，所謂是立竿見影，效果是無比的殊勝。其他經論在理論上講沒有問題

，但是眾生根性上說那大有問題。這是這麼一個因緣，一心歸向淨土。

這個法門確實「難信之法」，難信不要緊，你只要講清楚，講明白，信的人還是有，怕的是你自己講不清楚、講不明白。可是要想真正講清楚、講明白，你一定要入這個境界，你不入這個境界，說是找一些參考資料來，那不行，總是別人的東西，總是沒有經過消化，所以一定要契入境界。契入境界就是你要真修，要真正依教奉行。這裡面性相事理、因緣果報，你才真正能夠體會得到，然後你說出來，別人聽了才能有感動，所以不真修怎麼行？真修就要學佛、要學菩薩，真修一定要將經典上的理論、方法、教誨、境界，都要落實到自己生活上，使我們的生活就是《無量壽》，就是《彌陀經》。

這一次講《華嚴》是許許多多同修，包括出家這些老法師，他們的啟請，希望我將《華嚴經》做一個錄相帶，留給後學做為參考資料，這個原因才講《華嚴》。如果沒有大眾這樣殷切的期望，我還是講《無量壽經》，我還是會講《彌陀經疏鈔》，《彌陀經要解》。《觀無量壽佛經》善導大師的《疏》，好！我不會選這麼長的經，用這麼多的時間。但是講也好，因為這一部經實在講，真的就是大本的《無量壽經》，圓滿的《無量壽經》。特別殊勝的是在這一部經典裡面，真正把佛法完全落實到生活裡面去，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，如果你懂得《華嚴》，你都知道如何在自己生活當中、工作當中，圓滿成就菩薩道，這是這個經的好處。所以我這一次講也講得相當詳細，因為聽眾不一定有機會聽得圓滿，我總是希望他能夠來聽一次、兩次都得利益；不必聽完，不必聽到一個階段，聽一次有一次的利益，聽兩次有兩次的好處，所以採取這個講法。

下面一個問題：對於別人說求生淨土是消極，逃避現實的法門

，老法師有什麼看法？

我沒有看法。這是沒福報的人，對於事實真相不求甚解的人隨便說話，不必去理他。消極、積極，他哪裡懂得？

末後一個問題：請老法師談談彌陀村未來的展望？

彌陀村的展望，過去曾經談過很多次。彌陀村這個構想，是我在一九八三年在舊金山講經，那個場地是舊金山一所老人公寓，我在那裡連續講了七天，看到當時狀況有所啟發。我覺得二十一世紀的道場，不是寺廟這種形式，應該是老人公寓這樣的場所；這些人退休了，養老，沒有事情。在美國老人的物質生活沒有問題，國家照顧，但是精神生活非常空虛。有些住在老人公寓的中國人，我們去訪問他，他看到當然非常歡喜，但是也很感慨告訴我，我們現在在此地坐吃等死，我們聽到很難過，但是是事實。所以在這種環境裡面，如果每天有法師講經說法，有研究討論，天天有法師帶領他們念佛，那他的晚年生活多美滿！我就想到二十一世紀的道場，一定是這個形式。什麼人能夠把心定下來念佛？退休了，應當以退休的人為對象。還在工作的人，那是把佛法介紹給他，讓他認識，讓他有正信。真正修行一定是退休之後，所以就動起這麼一個念頭，我常常在講經的時候都會提到，沒有想到在新加坡這個地方落實，這是怎麼想都沒想到的。這是一個好事情，希望人的一生，一生過得很辛苦，晚年是一生最幸福的一個階段，讓他真正生大歡喜心，認真念佛求生淨土。

現在得李木源居士全心全力在提倡，認真努力在做，這個不容易，這是社會之福、眾生之福，沒有這麼一個人來推動，這個事情很難成就，只是一個妄想而已；妄想變成事實，那要得佛菩薩的幫助。所以李居士實在講不是凡人，凡人不肯把自己一切放下，全心全力來奉獻，這真正是為佛法、為社會、為國家、為眾生，捨己為

人做到百分之百，太難了。這個因緣我們要珍惜，我們全心全力來協助，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。我們今天是替一切諸佛工作，是為一切眾生服務，這個機緣也是無量劫來希有難逢的一日，我們遇到了，所以自己應當慶幸、應當努力，一定把這個工作做好。好，這圓滿了。